

春遲

司馬中原 著

180 庫文歌九

翻印必究



有著作權

遲 春
A LATE SPRING

元 130 幣臺新 價 定

⑧庫文歌九

著者：司馬中原
校對：陳素芳、江碧華
發行人：蔡文甫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台北市中正路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

台北市郵政三六——四四五號信箱

電話：七五二六五六四・七八一七七一六

郵政劃撥：〇一一二二九五——一號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一七三八號

印刷所：文裕印刷廠

台北市寶興街六八巷十號

電話：三〇一三二五一・三〇五〇八五六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

台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十五日
五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十五日

(換掉回寄請，誤錯訂裝或頁缺)

九歌出版的

司馬中原作品

月光河

駝鈴

精神之劍

春 遲

寒食雨

司馬中原 著

春
遲

九歌出版社 印行

本書榮獲

七十五年國家文藝獎

人性的戀歌（代序）

提筆寫「春暈」的時候，我的心情是無比沈重的，我曾經親身經歷過那串烈火熊熊的歲月。在當時，僅能感受到現實的苦難，並不能從歷史的矚望中，作全盤的檢視；即使個人所能經歷的一部分，已經足以驚天地、泣鬼神了。

隨著年齡與閱歷的增長，使我有更客觀的透察，愈覺歷史的進程給我們太多的智慧，用來省察這幕大悲劇，我相信本身的想法是公平的。當一切都在時間輾轉中成為歷史，訴諸感情的激動平復了，我責我歌，都發諸於內在的誠懇。

我無意以書中的主角——柳原和水晴子，影射當代任何人物，但就史實檢視，這類中日間真摯戀情，並不因國與國間的緊張情勢的影響而斷絕，它是值得我們記取並且歌頌的。我對人與人之間的真愛的價值，幾乎是保持著肯定的態度，這世界

上最珍貴的情感，莫過於愛，它比一切更為恆久。

然而，文學除了自然的歌讚性，同時也保有它嚴正的批判性。證諸史實，我們不能不對當年挑動侵華戰爭的日本軍閥，加以適度的譴責。這種歷史的責任，不論時隔多久，也是難以掩飾和推卸的。

在戰爭中產生的異國戀情，果真是熱烈又浪漫的吗？這可是見仁見智，各有不同的看法了！倒是像柳原和水晴子這樣，經過長時期的憂患滄桑，彼此在悲涼中的徹悟，彷彿啓迪了我們一些什麼，讓人對古老中國的因果根源，重作冥想和探索。

「春遲」不僅僅是大時代中柳原和水晴子個人的戀愛故事，我寫的是在個人與國族間裸現的人性。因此，作品的背景必須濃郁，才能顯示出那些複雜的精神糾葛來，這種愛情，和承平時代一把傘下的愛情，在層次上、境界上都有不同。中國文學一向具有「頌之以誠，責之以憫」特質，我寫「春遲」，也懷抱著同樣的感情，相信我對日本文化根性的檢討，對敗武者的責難，並非出自個人情緒上的憎恨和怨懣。真正說來，我在批判的同時，內心充滿憫惜之情。

這部作品，在「中華副刊」連載期間，曾收到很多熱心讀者的來信，使我得到

很大的鼓舞和安慰。由於冗務繁忙，無法逐一回覆，容我在這裏致上誠懇的謝意和歉意。我的作品是寫給世界看的，廣大的讀者羣永遠是我創作的精神支柱；我從沒有將自己作品藏諸名山，俟諸後世的念頭。不過，經歷了數十年埋頭挑燈的寫作歲月，使自己覺得衰老了一些，寫作速度減慢，落筆也更為謹慎了。但為了和讀者進一步的作精神溝通，我還要繼續筆耕下去。寫作是我畢生唯一的重要志業，古人詩裏說過：「敢將衰朽惜殘年」，也許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寫照吧。

深願朋友們有以教我。

司馬中原

七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
臺北市



第一章

水晴子手把著黃楊木梳，對著起了雲斑的妝鏡，在細心梳理她的頭髮。她在東京一家職業高校畢了業，姊姊介紹她到一個著名作家所開設的沙龍去工作，沙龍的主持人愛知子，是姊姊的老同學，也是那位名作家武者先生的側室夫人。

總要有個長期性的職業，來維持這個家吧；母親的身體孱弱，為想念遠離國土的父親，經常流淚，把眼睛都哭壞了，雖沒全盲，但只能看到比較切近的物體，姊姊出嫁後，家裏一切責任，都落到她的身上。

「武者先生，是我們敬愛的人，」姊姊說：「能有機會幫忙他，實在難得，水晴子，妳要好好的做啊！」

姊姊帶她到那裏去過，那家沙龍在新宿附近的街尾，算是很新潮的一個地方，三樓木屋，面朝著野湖，有綠柳和野林子，樓下是沙龍茶座，二樓是藝術品陳列室，三樓是女主人愛知子住的地方。由於環境清幽，經常做座上客的，多半是當時東京的名作家、名藝術家，她在學校時就慕名嚮往的人物。正因這樣，她不計較待遇如何，就一口答應了。

這是第一天去上班工作呢！

武者先生是一個爲衆多人喜愛的作家，但也有些人說他很怪異，因爲他一直標榜的愛呀、人道呀，被人目爲空洞的、根本不切實際的東西。他是一個很激情，又很憂鬱的文人，水晴子見過他，有過強烈而直接的印象。無論如何，她確定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好人，能爲他所開設的沙龍做事，並沒有什麼不妥。

這些年裏，各地都流行著兩種不尋常的熱狂，一種是大日本帝國的自我誇耀，諸如中世紀大化革新成果的誇耀，幕府時代三位著名的歷史人物，都被頌讚揄揚，諸如：織田信長、豐臣秀吉、德川家康，他們的運籌帷幄的功績，被神話般的大加誇耀，他們家族的紋飾，被當成聖物，繡織在和服上面。一種是對日本歷史的絕對肯定，那就是天皇代表東方的旭日，未來必會照臨萬邦，當年蒙古族二度入侵，結果都被消滅，強烈標示出這一大和民族，是絕不可能爲外族征服的。大日本帝國，秉持著歷史英雄豐臣秀吉的理想，要馬踏支那大陸二百邦。

這已經不單是精神上的熱狂了，水晴子記得，父親早在自己六歲那年，就已經在同村的須彌三郎叔叔慫恿下，離開家鄉，轉道朝鮮，去了大陸的南滿，而且一直沒有回來。

有些事情，是做爲一個年輕的女流不該多問的，父親爲什麼要拋別家人，拋別這個美麗安靜的村落，到海外陌生的土地上去呢？她根本無法理解這些天外的事情。

父親走後，姊姊異常勤苦的在東京念完高校，找到了工作，但母親因身弱多病，常常流淚，眼已半盲了。

「水晴子，妳還是找分工作吧，」姊姊這樣勸自己：「要是畢了業，還沒有工作，即使留在

媽媽身邊，她也會不安的呢。」

工作是姊姊介紹的，待遇不高，但事情輕鬆，離家也很近，可以就便照顧家，何況，爲自己景慕已久的名作家工作，是她夢寐以求的事。那間沙龍的格調和氣氛，是那麼的安靜美好，咖啡和熱茶的薄霧前，浮現的每張人臉，都和一般的臉不一樣，給她一種魔性的吸引。

「快點啊，水晴子，」母親在催促著她：「第一天去做事，不要遲到喲。」

「好啦，我這就去啦。」

從村裏到東京西郊的新宿街梢，根本不用搭乘公車，騎自行車，只要二十多分鐘就趕到了，做母親的人放心不下，儘管催促著。

水晴子騎車出門，輕快裏仍有著一些緊張，她不希望第一天上班，就遇著她一向敬愛的武者先生。這個著名的作家已經有四十六七歲年紀了，看上去嚴肅、沈默，比他實際的年齡更爲蒼老，他平時不愛說話，遇上他的文學夥伴時，卻談風極健，彷彿有說不完的話題。年輕人對他文學作品的喜愛是一回事，但民間一般人士，多把他當成怪物看待，因爲他的看法，和民間看法產生了極大的距離。他忍耐著、抑鬱著，經常會煮酒自飲。當他懷著抑鬱把杯自飲時，連他寵愛的愛知子，也勸不了他呢。

「水晴子，妳來啦。」愛知子接著她說。

「是，」水晴子說：「姊姊對我說過，要我來幫忙。武者先生不在嗎？」

「到上野那邊開會，沒回來呢。」

「我先打掃清潔罷。」

「二樓的雕塑，不要碰它們，」愛知子交代著：「那些都是他蒐集的寶貝呢。」

水晴子剛打掃完畢，沙龍裏的常客們，就陸續的來了，他們有些是早稻田大學的學生、講師，有些是教授藝術課程的老師，幾個不修邊幅的畫家，一兩位藝術理論家，大部分是沙龍主人的學生或是朋友。他們大都是沈默的品茶，偶爾會作一些交談。

「妳是剛來的吧？」一個留鬍子的畫家問她。

「是。」水晴子恭謙的回答著。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是，水晴子啦。」她低微的幽語。

「啊！水晴子，很好聽的名字呀！」對方品味著：「水樣的晴藍，這是詩嘛！」

水晴子笑笑，沒理會他就走開了。心裏卻漾著愉悅，也許生自己時，是晴朗的天氣，窗外一片水樣的晴藍呢，父親一高興，就替她取了這個名字。但父親會這麼想嗎？在村落裏，他是個最老實的農人，根本不懂得什麼畫呀、詩呀，這些東西的。他那種人，怎麼會受了須彌三郎叔叔的慫恿，遠離家鄉，跑到遙遠的地方去的？她可一直都不明白呢。

近午的時候，沙龍的主人武者先生回來了，手裏捲著一疊開會時帶回的資料，緊緊的皺著眉頭，看見她時，只淡淡望了她一眼說：

「多謝來店裏幫忙吶，水晴子。」

在二樓的藝術品陳列室裏，他會見他的好友藝術家久米和藤井，慨歎地談論起來，水晴子奉茶時，聽到一些他們談話的片段。

「對支那本土，我可說有較深的認識，早年在學校，我結交了好幾位支那的朋友，內閣近些年的做法，實在說，不是我想要見到的。豐臣秀吉的大陸政策的翻版，不見得會有好處。嗨，我說這話有什麼用呢？和軍政相比，藝術不值錢呀。」

「有些話，還是不要說的好！」久米先生說起話來，語音重濁，帶著憤慨和無奈：「我們的傳統是：戰爭和藝術，一直是並存的，如果失去這種平衡，將來必會有大的災難，可惜多數人看不見，說了，也沒有人會聽。」

「藤井君，你怎麼不說話呢？」做主人的說。

對方淡淡的笑笑，用摺扇打著手掌。

「我一直在看風景，現在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看風景。看人看多了，會生氣呢。」

水晴子很喜歡聽他們的談話，即使是零星的片段，也充滿味道，那是她在別的地方聽不到的。在濱湖的村落裏，人們的話題多是很現實、很功利的事，大如內閣改組，對外政策聲明；小如到都市謀生就業，有些人已經到了朝鮮和支那本土，有些去了長崎、八幡，有些去了大阪、神戶，大多從事造船、冶鐵、採礦、製械之類的工作，這種魔性的熱狂，把安靜的農村從根搖動起來，使許多年輕的男人都離開了耕作的土地，一窩蜂的走到遠處去了。

報紙經常用極大的標題，誇耀那種遠景，諸如日朝協定、日支經濟提攜……彷彿這旭日之國，將來不斷的昇起、擴大，將在異邦栽種下萬里的櫻花。

「水晴子，不要聽報紙上的那些話喲！」做母親的眨著半盲的眼，淚光閃動著：「妳父親不就是被這些話騙走的嗎？須彌就是個騙子。」

一個半盲老婦人的話，除了水晴子，再沒有人會聽了，水晴子聽話，只是想帶給她一點安慰，母親的淚眼染著了她的心，變成少女期的憂鬱，甚至她騎了自行車，到沙龍來工作的時候，也悵悵地，像一隻無聲的貓。

大她六歲的愛知子，一直把她當成妹妹，沙龍沒有客人時，她們就會很親切的聊天。

「妳父親離開家，那時妳還很小，妳還記得他的樣子嗎？」愛知子試探地問著，她似乎要找出水晴子悵悵的緣由。

「嗯，我記得他的樣子。」水晴子認真回答著。

印象是那樣的鮮明，她相信再過多久，她也不會忘記。記憶裏父親是個高大瘦削的人，長著一口微凸的大牙齒，不笑也會露出來，好像他總在笑著的樣子，據說父親還有個弟弟，年輕時出水痘夭亡了，村裏的人都叫他大尾崎。他是個很好的農人，能做各項雜工，懂得織網、捕魚、照顧家畜，他做什麼事，都顯得很愉快，一面工作，一面隨口哼唱著戲曲。她記得天氣晴和時，父親牽她到田野裏去，指著野湖和樹林子，和她說很多故事，有時她能看見矗立在西南方遠處的富士山，和圖片上一樣。

「他會再回到家裏來的。」愛知子說：「家，應該是世界上最好的……他去這許多年，怎會連信都沒有呢？妳那須彌叔叔，也沒有信嗎？」

水晴子搖搖頭，眼角有些濕了。愛知子一時也找不出話來安慰她，便抓過她的手，輕輕拍著她的手背，代替了很多關心的言語。

愛知子是怎樣對武者先生說的，水晴子並不知道，一天早上，水晴子打掃過沙龍，武者先生

對她說：

「妳確定妳父親是到南滿去的嗎？」

「媽媽是這樣講的。」水晴子想了想說：「當時，須彌叔叔回到村子裏，講了許多南滿的事情，有好幾個人都願意跟他去關東……媽媽是這樣告訴我的。」

「嗯，」武者先生說：「按理是可以查出來的，那個須彌如果在關東軍部，應該有軍籍，要是一般的居留民，支那各地都有日本居留民協會，也能查得出。最怕他們沒和居留民協會聯絡，單獨進入內地，那就難找了！」

「我們在鄉下，什麼都不懂得，」水晴子畏縮地說：「只知道等……」

武者先生歎口氣，也顯得有些無助的樣子，通常，尋覓在外的家人，可由家屬出面，分別向軍部或外務省申請，照目前情形看，日本軍人和平民，到朝鮮和支那本部的人數太多，聽說日支雙方關係日益緊張，外交、軍務都極繁忙，一般申請，未必馬上能辦，萬一查得的結果是不幸的，那倒不如懸著，讓家屬們還能抱著空虛的希望，尤其是半盲了的水晴子的母親，實在不能再受打擊了。

這次談話，只是表示出武者先生的關心，並沒有什麼結果，就這樣，水晴子內心已很感激了。後來，武者先生並沒有再提過它。

事實上，這位著名的文學家，並不常到沙龍來，他有很多的事情忙著。他創辦的雜誌按期出版，他也為幾家報紙寫藝術評論專欄，他不斷有新的作品出版，不知賺了讀者多少眼淚。表面看起來，他的文學事業，蓬蓬勃勃的發展著，但當他回到沙龍的時候，卻顯得疲倦沈默，又患著輕

微的咳嗽。看到他憔悴的樣子，水晴子倒可憐起他來了。人人都有煩惱的事，水晴子卻猜不透，一個功成名就的人物，還會有什麼大的煩惱。

一天，郊野起了薄霧，武者先生和他的朋友，坐在沙龍二樓的疊席上，清朗的談起人道主義的文學表現問題，他一面忍住咳，一面滔滔的說著：

「文學和藝術的感動力是有的，但它是純屬性靈的，它往往和歷史的根蒂，和功利的現實相抵觸。我不願把文學和政治現實扯到一起，但武力、征服、霸道，對理想的美，實在構成莫大的損傷……咳嗽……損傷啊！」

他的話並沒說完，就因咳和喘停頓了。

「是啊，單講國家主義，是很少能顧及人道的。」留鬍子的久米君接著說：「就拿近些年的日支關係來說罷，本國留給支那的，正是武力、霸道、權謀……當年和清帝國北洋艦隊的海戰，戰前俘獲了支那運兵船，是一艘英國貨輪不是？當時的東鄉艦長，後來日俄海戰的大英雄，如今的海上戰神，他是怎麼做的？——他要英國船長和水手離船，然後，開炮轟沈它，海葬了被俘的支那官兵上千人。講國家主義，很英雄了！講人道主義呢？」

久米君說這話時，用詢問的眼光，在室內梭巡著，連陳列的石膏頭像都沒放過，當他眼光投射到站立在一邊聽話的水晴子臉上的時候，水晴子感到一陣溫暖又緊張的顫慄，真正有資格代表日本的人，卻困坐在這古舊的木屋裏，他能得到怎樣的答覆呢？

「藤井君，」武者先生以平靜的聲音轉向那位畫家：「討論文學和藝術問題，你不能老是在風景裏面呀！」